

留東外史

(2)

留東外史第二集

成舍我評
不肖生著
王無爲批眉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羅福是有切已
關係才低頭嘆
息不然便是燒
城還說是一熱
鬧劇那裏見得
可惜

胡莊道這樂町
的火景安可不
賞鑒賞鑒隔岸
燒火笑熱旁觀
人世人心理大

話說姜清回家。天已大亮。劉越石張裕川等爭着問他替誰救火。姜清祇是含糊答應。胡莊望着他。微笑點頭。姜清不好意思。搭訕着尋羅福取笑。劉越石等也不理會。便將羅福穿衣的故事說給姜清聽。直個笑得姜清前仰後合。句中有眼可胡莊道。張全那厮不知逃往那兒去了。羅福生氣道。那樣沒良心的人。理他呢。他祇知道有自己。他倒攔住他的朋友不許上樓。幫我胡莊道。你不必埋怨人家。他的朋友自然是來幫他救火。他有東西。自然教他朋友大家搬。都在匆忙的時候。那裏顧得許多。你若是將那穿衣服的工夫來搬東西。這幾件不值錢的行李。早不知搬到那兒去了。何必求人家。幹甚麼。羅福無言可說。祇低着頭嘆息。自己的被包燒了。可惜。胡莊盥漱已畢。吩咐下女煮飯。拉着姜清道。我們找張全去。姜清道。你知道往那兒去找。胡莊道。救火的時候。我彷彿看見他的同鄉朱繼霖在內。朱繼霖住在本鄉元町的衫音館。我們且去問他。必知端的。姜清點頭問道。你的意思從那邊走好。胡莊道。自然走水道橋去。御茶水橋雖近。點冷清。清地有甚麼味。且猿樂町一帶的火景。安可不賞鑒。賞鑒二人說着。一同下了駿河台町的阪。向神保町走來。見滿街的什物亂堆。兩邊的房舍都燒得七零八落。敗

我也招呼火
神快燒金城館
天下最不平事
莫若死了有真
心的人沒了心
如芳井奈何不
燒死讀至此吾
欲問天

桷殘椽支撐於廢井頽垣中猶時時裊煙出火還有無數的消防隊執着噴水管在那裏儘力撲滅恐怕死灰復燃日本交通便利神田方面的電車照例開行甚早今日雖途中搬運什物的擁擠不堪電車却仍是照常行走此時還不到七點鐘電車的鈴聲已是噹噹的喊人避道胡姜二人走到三崎町的街口上祇見一大堆的留學生在那灰燼中尋覓甚麼似的胡莊拉了姜清一把道同去看看那曉得不看猶可看了好不傷心原來一個個的在灰燼中尋取骨殖呢這骨殖是甚麼人變成的哩後來才知道是一位湖南人姓余的名字却没有打聽得出來兩年前同他哥哥自費到日本來留學很能實心讀書住在三崎町的金城館內二十來歲的人日間功課疲勞夜間又自習過晚自然是一落枕便沈酣睡去湊巧起火的地方就在他的房間隔壁從夢中驚醒的都祇知顧自己的行李金城館的主人芳井又素無天良他早知道隔壁發了火却怕驚醒了客人擾亂他搬運器物的秩序一言不發的督着他幾個女兒各收拾自己情人送的衣服首飾在芳井那時的意思恨不得那火慢慢的等他將家中所有一切並廚房裏的殘羹賸汁都搬了個乾淨才燒過來方無遺憾奈火神雖有意庇護他却有一班在空中觀望的鄙客鬼羨慕他的本領都說這厮的能耐實在不小真可爲我們隊裏的都管便有一個大鄙客鬼說我們羨慕他不如催着火神進攻將他燒死他一縷陰魂便可爲我們的都管如是大家圍繞着火神叫快燒過去火神無奈將火鳥一縱直撲過金城館來那曉得芳井命不該絕早逃了出來鄙客鬼却悞擾了這一位姓余的青年學子去姓余的雖是死於鄙客鬼之手便說是死於芳井之手亦無不可

時看了這焦炭一般的骨殖雖不知道是誰但見拾骨殖的都淚流滿面哽咽不已禁不住也揮了幾點無情之

這一場大火燒得人人幾平蕩產傾家是真損失只有驚散野鴛鴦算不得損失虧他還掛在口裏

姜清想起意中人便想起身是著者下筆吃力人情鬼蜮粧聾粧啞得溫小耳又安得溫人肝膽

淚回首看姜清正拿着手帕不住的揩眼再看那站着遠遠的日本人也一個個愁眉苦臉的呆呆望着姜清拉着胡莊的手道儘看怎的胡莊聽他說話的聲音帶顫知道他見着不忍自己也覺得淒楚便攜着姜清的手懶洋洋的向水道橋走來衫音館便在水道橋的附近轉盼之間到了胡莊上前問訊張全果在這裏胡莊同姜清上樓張全已迎至樓口望着二人笑道這火真要算是亘古未有之大火幸喜我起來得快東西一點不曾喪失胡莊笑道我倒損失得不少張全詫道你那裏也着了嗎胡莊一邊進房一邊笑答道倒不是着了朱繼霖起身迎客見姜清不覺吃了一驚心想世間那有這樣美人一般的男子我以為張全就算是極漂亮的了心中這般想一雙眼不轉睛的釘住姜清張全問道你家既不是着了怎的損失不少胡莊一面與朱繼霖點頭一面就坐答道我所說的損失與你們不同我所受的是精神上的損失因火驚了他與下女的好夢弄得我一晚全沒有合眼朱繼霖笑道住在神田方面的人昨晚想沒有一個能合眼的這裏是本鄉館子裏的客人昨晚也都跑出去了隔壁東肥軒（旅館）住的盡是中國人更是鬧得煙霧騰天也不知來了多少避火的姜清看朱繼霖年紀三十來歲面皮黃瘦留着幾根老鼠鬚似鬍子說話時隨着他的嘴一起一落見他時時用那黑白不分明的眼睛瞟着自己不自心中有些不自在忽然想起他意中人陳女士便起身告辭朱繼霖忙笑着挽留姜清也不理會和張全點點頭拿着帽子對胡莊道我先走了你道到那兒去麼胡莊道我便回去朱繼霖乘着這時間說道二位都在這裏用了早點去不好嗎姜清祇作沒有聽見匆匆下樓張全朱繼霖都趕着送了出來望着姜清穿好靴子去了才轉身回房朱繼霖道這位是誰我倒沒有會過張全向他說了朱繼霖嘆道這才算是築脂刻玉可惜我無緣與

是紅樓夢寫寶玉愛黛玉法不
知道又是懷著
什麼鬼胎

看他寫蓮花如
面楊柳如腰之
少年男女依約
現出畫圖眼中

第二十一章 異客他鄉招魂此日 情談綺語回首當年

四

他同住不知他的妻子修了幾世才能得他這樣的一個丈夫。張全笑道：「你所見真不廣。我去年四月和周正勳到澀谷去，在神保町等電車，見已有一男一女并肩兒站着在那兒。等男女都在十七八歲的光景，男的穿一套青灰色的秋洋服，戴着平頂草帽，脚上的那雙黃皮靴磨刷得光可鑒人；左手抱着個書包，右手挽住女子的手。那女子頭上綰着西洋幼女的粧髻，穿一件淡青繡花紗夾衣，露出幾寸藕也似的白臂，套一個珠釧，手中提一個銀絲編的小提包，左手挽在男子手內，看不清楚下面繫一條西洋式的青紗裙，那靴光直與鬢影同其炫灼。至於這兩個人的容貌，祇我與周正勳及當時見着的人知道罷了。若是用口來說，便是一百張口恐怕也不能恍惚其萬一。我祇將當時同見着的人的情形說給你們聽。就知道了。我當時見了不知怎的心中總是躍躍的跳動。他兩人並着肩，祇是唱唱細語，並不知有旁人似的站着。同等車的人都悄然不語，沒一個不望着二人表示一種羨慕的樣子。不一刻，往江戶川的車到了，我心中很怕他坐這乘車走了不得久，看而一班往江戶川去的人，則惟恐不得與二人同車，都睜着眼看二人的舉動。見二人祇是說話，並不擡頭移步，以爲二人必是貪着說話，忘了上車。便有人故意喊道：「往江戶川的電車到了！」喊了幾句，見仍沒有動靜，電車又要開行，才一個個攀登上車。有兩個年輕日本學生，一步一回頭的走到電車旁邊，恰好電車緩緩的開行。若在平日，日本學生趕電車的，本領恐世界上沒有人能比得上。此時脚上生了根似的那裏趕得上呢？故意趕了幾步，舞着書包說道：「你要開這樣急，我就等第二乘罷了。」兩個學生笑說了幾句話，仍走近二人立住，失魂喪魄的張開口，望着有兩個老頭兒鬚髮都白也望着他兩人出了神。不住的點頭顛腦，一個中年人立久了，精神疲倦，想打一個呵欠，又恐

風裁楊柳葉雨
觀海棠花是正
筆不是旁筆

情景現如同
親炙細看來是
滑稽筆墨不是
旖旎筆墨

善爲歌者餘音
觀梁善爲文者
餘意滿紙知此
史可與讀留東外

輕薄兒口吻

怕就攔了眼睛的時間極力的忍住這人胃口必是很弱那裏忍得住呢祇忍得胃氣橫口而出這人喉嚨又灰一口氣噙得他淌出淚來兩個小男女仍是聚着頭說他的話那裏知道這人爲他受這難言之苦呢又等了一會工夫往青山的車到了小男女便說着話走近電車等下車的走盡了才從容而上我心中已算定了到青山一丁目再換往澀谷的車恰好周正動也和我心理一樣不約而同跟着上車此時等車的人男女老少都爭着上來車掌連忙懸起滿員的牌急急的開車這車上的客本來坐得不少加上這些人更擠得沒有空隙我看那兩個趕車的學生也擠在裏面探頭探腦的望這一對小男女這一對小男女上車的時候坐位都滿了有一個日本人望了他們一眼隨即立起身來讓坐男子見了推小女子坐女子望男子笑了一笑搖搖頭用手推男子我看他的意思是教男子坐男子也笑着搖頭還有個坐着的日本人彷彿知道這一對小男女不肯拆開似的也立起身來空出了兩個坐位兩個才笑着坐了仍是緊緊的貼着說話絕不舉眼看人我揣他兩人的意思必是恨不得鎔成一個或如趙松雪所說你身上有我我身上有你當時滿車的人都鴉雀無聲莫不恨電車開行的聲響太大阻了二人說話的聲浪車一停又都恨車外賣新聞紙的不知車中人方靜聽鶯聲囀祇管放開嗓子在那裏喊一個銅板兩張一個銅板兩張張全說到這裏朱繼霖胡莊都大笑起來張全道這都是真的若有虛言天誅地滅你們說我當時心中作甚麼感想朱繼霖道你有甚麼感想除非是想吊那女子的膀子還有什麼張全道胡說莫說是我隨是甚麼不要臉的人也不敢作這樣的妄想我心想他兩人若不是夫婦便願他兩人不是兄妹旁的都可祇是兄妹則永無成夫婦的希望了他兩人若既成了夫婦我的願心就更大了

如此便好但
易謝不禁一喚
奈何也

講愛情是悟道
語其明如鏡其
細若塵

當局者迷旁觀
者明張全躁脚
其歡在迷

蓮似昌宗柳如
張緒燕瘦環肥

各臻美類未必
不如賀蘭進明
美也

又是講些悟道
語來哄看官

洪鐘雖歇必有
餘音他們在四
谷警署前下

了車二句是餘
音是詞響作者
筆有餘鋒故寫

法亦繞有餘致
且如此寫法直
實第二十六章

伏線天衣無縫
可謂善用伏兵

作者口裏說不
管他下文又寫
他看官不可被
他瞞過

願他兩人生。世。世。爲。夫。婦。並。願。他。生。生。世。世。是。這。樣。不。老。不。少。不。識。憂。不。識。愁。世。界。上。更。不。許。有。第。二。個。人。侈。口。講。愛。情。污。辱。愛。情。這。兩。個。字。胡。莊。笑。道。你。這。話。就。太。武。斷。了。你。要。知。道。世。界。上。的。人。個。個。都。具。了。這。神。聖。不。可。侵犯的。愛。情。其。厚。薄。固。不。在。乎。美。惡。且。美。惡。也。有。什。麼。定。評。都。是。從。各。人。愛。情。上。分。別。出。來。的。即。如。你。說。的。那。一。對。小。男。女。幸。那。時。所。遇。者。好。尙。皆。同。故。各。人。都。從。愛。情。中。生。出。一。種。美。感。然。不。能。必。天。下。之。人。皆。以。他。爲。美。張。全。不。待。胡。莊。說。完。即。躁。脚。說。道。老。胡。你。當。時。沒。有。看。見。所。以。是。這。般。說。若。是。看。見。了。必。不。得。另。具。一。副。眼。光。我。敢。斷。定。說。天。下。的。人。有。能。說。那。一。對。小。男。女。不。好。的。除。非。是。賀。蘭。進。明。的。後。身。說。時。望。着。朱。繼。霖。道。你。說。小。姜。美。與。那。男。子。比。較。起。來。才。真。是。有。天。淵。之。別。呢。胡。莊。心。中。不。悅。道。凡。物。數。見。則。不。鮮。你。和。小。姜。時。常。見。面。故。不。覺。得。怎。的。朱。繼。霖。也。說。道。確。有。此。理。三。人。說。着。話。不。覺。已。到。了。八。點。鐘。下。女。端。着。三。份。牛。乳。麵。包。上。來。胡。莊。笑。道。貪。着。談。話。忘。了。時。刻。怎。好。取。擾。朱。繼。霖。讓。遜。了。幾。句。各。人。吃。喝。起。來。朱。繼。霖。忽。問。張。全。道。你。的。話。還。沒。有。說。完。倒。打。斷。了。後。來。那。一。對。小。男。女。到。底。怎。樣。了。偏是他張。全。道。他。們。在。四。谷。警。署。前。下。了。車。不。知。往。那。裏。去。了。朱。繼。霖。道。可。惜。不。知。道。住。處。你。聽。他。說。話。可。知。道。他。是。那。裏。人。偏是他張。全。道。他。們。說。話。的。聲。音。極。小。我。於。今。還。有。些。疑。心。聽。他。們。的。語。調。彷彿。是。說。日。本。話。似。的。朱。繼。霖。道。那。就。奇。了。日。本。女。人。怎。的。會。穿。中。國。衣。哩。張。全。道。我。也。是。這。般。疑。心。胡。莊。笑。道。管。他。是。中。國。人。是。日。本。人。老。張。我。且。問。你。於。今。你。的。巢。穴。燒。掉。了。你。就。在。這。裏。住。嗎。張。全。道。還。沒。有。定。規。等。公。使。館。發。了。津。貼。費。再。說。於。今。是。沒。有。錢。貸。家。貸。間。都。不。能。就。朱。繼。霖。說。道。這。館。子。的。料。理。太。惡。劣。並。且。中。國。人。住。得。少。待。遇。亦。不。佳。我。不。是。有。安。土。重。遷。的。性。質。早。已。搬。了。張。全。笑。道。你。不。要。掩。飾。誰。不。知。道。你。住。在。這。裏。

口噴不能出聲
故用鼻是書不
待繪圖自有攝

張全道不打自
招了是作者特
揭隱微不是當
時果有此一語

銀子是白的眼
珠是黑的心的
是土黑木雕的
得冒領便冒領
只是近世人情
日最講道難
道的不是不道
德的不行爲不
生不忍說學
生食許只說苦
可謂仁恕苦

是想弔這老闆的女兒。朱繼霖聽了。覺得對胡莊面子上有些下不去。鼻子裏哼了一聲道。我弔他的膀子。我見了他和那通身生黑毛的日本鬼談話。我的氣就不知是那裏來的。胡庄正含着一口牛乳。聽着這醋氣撲撲的話。忍不住呼的一聲。將一口牛乳直笑了出來。噴了一席子。張全更是大笑道。不打自招了。胡莊連忙從袋中取出手巾要揩席子。朱繼霖已順手拿了條抹布搶着揩了。朱繼霖雖覺得有些不好意思。到底事屬尋常。在留學生自是尋常小事。終不甚以爲意。三人早點用完。又閒談了一會。胡庄告辭出來。過了幾日。孫先生因這次大火燒得太酷。特和公使商量。被火之生。每人多發津貼費三十元。這三十元由各該生本省提給。暫由中央代發。合之照例火災津貼費四十元。每人共發七十元。這慈善之局一開。留學生素來窮苦。見財起心。出而假冒的。就也不少。仗着燒燬的人家太多。神田又是留學生聚居之所。公使館一時那裏調查得出來。周撰鄭紹畋一般人。少不得借着大方館也沾光幾個。張全領了津貼費。與朱繼霖商議搬家。朱繼霖道。我想在市外尋個貸家。就是我和你兩個人同住。請個下女。每人一個月也不過花十多塊錢。你的意思以爲何如。張全道。住市外也好。祇是去神田太遠。上課不甚方便。朱繼霖驚道。你進了學堂嗎。從沒聽你說過。你進了什麼學堂。留學生聞人上課而吃驚作者無情之筆亦太刻矣張全道。上課是奇事嗎。我前年就在明治大學商科報了名。明年這時候就快畢業了。朱繼霖道。原來是明治大學。有什麼要緊。我不是在日本大學也報了名的嗎。冤枉送他點學費罷了。還花電車錢上甚麼課。我想這些私立的大學。也沒有什麼學可求。上課怕花錢學費爲冤枉自己不肯求學偏說私立大學無學可求騙他一張文憑便發了。張全沉吟道。也好。市外省儉多了。朱繼霖道。我也是因爲圖省儉。才作住市外的念頭。你不知道我們都是將近畢業的人。畢了業不能還攔在東京久住。必

留學生還未畢業先預備做官
禮服又欲好
人笑成老留學
生皆學有根底
則如我輩意
年上學年課
綱下女不學
二名詞亦不
心金玉其外
聚其面中其
門面打腫其
暴基矣其自
暴案也甘

張全見館主女
兒便故意延
漫言無莫無形
却是有意有

須歸國謀事。你想一個堂堂法學士歸國。豈可不有幾件漂亮的先生衣服。就是禮服。也得製兩套。過了大宴會。才不失體面。我三十來歲人。本可不留鬚。爲將來歸國壯觀瞻起見。故預先留着。並且在中國謀事。全仗着言談隨機。舉動闊綽。方能動人。你家中尙稱小康。我家中則一無所有。不趁現在於官費中存積點下來。將來一個人負書擔囊的跑回去。祇怕連討口飯都沒有路呢。言雖惡俗亦有至理在我的意思。連下女都不用請。瓦斯煮飯不過四五分鐘。左右閒着無事。作者怨極傷心之語便自炊有什麼不可。但這是我一個人的意思。你如定要請下女。也好商量。居然市儈口吻張全道。我也不必要請下女。不過弄飯我不慣。恐弄不來。反糟蹋了米。朱繼霖道。那容易。我一個包弄就是。張全道。累你一個人。我怎麼過意得去。我來弄菜就是。朱繼霖道。這就好極了。你的意思。想在那方面尋房子爲好哩。張全道。我沒有成見。我們且同到高田馬場大久保一帶去找找。有合意的。便定下來。沒有時。再向目白柏木去找。朱繼霖道。好。柏木我住過幾個月。那一帶的房子很便宜。我們不如徑到那裏去找。張全點頭道。就是這樣罷。我們便去看房子何如。朱繼霖答應了。二人遂收拾一同到水道橋。坐高架電車。在新宿換了去上野的車。到目白下車。在落合村左近尋覓了一會。沒有合意的。便從大久保練兵場穿出柏木。在淀橋町尋了一所房子。二人都甚合意。房子大小四間。廚房在外。每月租錢六元。張全當下給了定洋。吩咐三日內將電燈瓦斯裝好。仍坐車回衫音館。才到衫音館門首。祇見館主的女兒。打扮得如花似玉的站在門口。等誰同走似的。張全便借着解靴子。故意的挨延。朱繼霖以爲必是和他的母親同出外。正打算尋話和他說。顯顯自己的本領。給張全看。伏線剛打點了一句。問他將到那兒去的話。好笑笑還沒有說出口。忽然從賬房裏走出一個黑大漢來。這黑大漢便是朱繼霖那

吹縐一池春水
底事千嬌朱繼
雲氣得發抖委
實與已無干

寫朱繼霖不自
量已達極點

放心二字直欲
令人絕倒

山東黑大漢最
多故以山東人
爲黑大漢代表

吾與作者同居
一室第見其案
頭一秃筆耳如
河忽有此怪筆

日說見了他。氣就不知是那兒來的。那一個日本鬼。朱繼霖會看他和館主的女兒。在一個浴桶內洗澡。黑大漢光着身子。教這女兒擦背。朱繼霖見他通身的黑毛。有一寸來長。不由的氣得發抖。其實朱繼霖與這女兒。並沒有絲毫苟且。不過朱繼霖愛這女兒的心太切。女兒有時亦引着他玩笑。朱繼霖那裏知道日本女人的性格。無財無貌的蠢然一物。又是中國人。怎能得他的歡心。況這日本鬼是他將來的役夫。役夫略同於贅婿。有夫權無財產權。而就這樣不成材的中國人。當時朱繼霖見日本鬼穿得和富商一樣。下領的絡腮鬍子也剃得祇脹一塊。光滑滑的青皮挺着胸膛。腆着肚子。一步一擺的從賬房走了出來。登時身上冷了半截。忙將打點的這句俏皮話咽住。跟着張全脫了靴子上來。站在樓梯旁邊。眼睜睜望着他二人。鵝鵝比翼的出了大門。才放心上樓。張全生性最喜滑稽。口頭鋒利。與胡莊差不多。陰柔且過之。見朱繼霖受氣。便故意笑道。那小鬼丰采雖不佳。倒還魁梧得好。日本女人喜體魄強實的。宜其中選。你若身體略佳。他最歡中國人。必不得與那小鬼同飛同宿。從前有個山東人住在這裏。祇第二日這女兒便去睜就他。你知這女兒有種甚麼毛病。他最喜學上官婉兒窺浴。他中意的一些兒不費力。張全這話是因與朱繼霖同過浴。故是這般說。朱繼霖聽了一點兒也不疑惑。祇是低着頭自怨自艾的吁氣。張全心中非常得意。復故意說道。近來有個醫學士發明了一種生殖器。空氣治療法。還有幾位醫學博士替他證明有效。不知到底如何。張全這話也是無意中見朱繼霖箱裏有這空氣治療的器具。故意打趣他的。朱繼霖恐他窺破自己的底蘊。也故意的問張全試驗過沒有。是個甚麼樣兒。張全暗自好笑。過了兩日。二人遂搬入新居。欲知後事如何。且俟下章再寫。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朱繼霖如此打粉飾無鹽膏沐東施豔粉兒戴面具其堆

紅樓等齡官畫動讀者如見今朱繼霖也學起齡官施巧斯成拙可憐如子觀事竟為俗子

話說楊度說他

話說張全朱繼霖新組織貸家。布署一切。不待說是十分勞頓。朱繼霖道。這地方我有幾家熟店。我祇出外走。輪各店。家必來兜攬生意。說時換了件半新的布夾和服從箱底掏出幾年前在上海買來的一條藍湖縐腰帶。繫了打一個尺來長的花結垂在後面。提一根十錢均一買的手杖。鞞一雙在講堂上穿的草履。科着頭去了。張全看了好笑。朱繼霖走到衙堂口立住脚。躊躇了一會。大搖大擺的鞞着草履。向西首走去。轉了幾個彎。到了家門首。這家用樹編成的牆垣。足有七尺多高。朱繼霖從樹縫裏張看了幾分鐘。又跑到大門口看牌子上寫着東條兩個字。朱繼霖點點頭。退到牆角上呆呆的站着一雙眼釘住這家的大門。睛也不轉。足站了半點鐘。一雙腿太不爭氣。祇管打顫。朱繼霖便蹲下去。用手杖在地上畫字消遣。畫了一會。猛聽得門響。忙擡頭張望。祇見一乘極精緻的包車。載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緩緩的從門裏出來。那門即啞的一聲關了。朱繼霖看了心中一跳。想立起身來。走上前去。奈一雙脚。麻了一步也不能提。祇急得他眼睜睜的望着車子跑了。朱繼霖嘆口氣。擰着腰揉腿。一扭一拐的走到一家從前做過往來的米店。找着店主說了一會。店主答應送米來。又跑了幾家肉店雜貨店。均被他說得人家愁眉苦臉的答應。再做法來。朱繼霖回到家裏。見張全蹲在廚房裏洗碗。朱繼霖擰着鼠鬚笑道。我的信用到底不壞。許多舊相識的店家見了我。都扭着要我照顧他。我在這裏住了兩三年。那家生意做得規矩。我都瞭如指掌。他們絲毫也不敢欺我。我出去的時候。心中已定了認那幾家做來往。心中既有了把握。任他們如何的糾纏。我祇是回說已經定妥了。張全在日本住了三四年的人。又素知朱繼霖的性格。

三個錢的鹽兩
個錢的醬油真
會理家只是陋
同村處非留學
生所宜

行同市儈嚴核
不爽毫釐齒夫
不可與語大哉

朱繼霖不說白

怎麼不知道是牛皮。但是也不便說穿。跟着說笑了幾句。碗已洗好。便到自己房內坐着吸煙。不一刻果然米店送了米來。隨着醬油店也來了。問要些甚麼。好搭便送來。張全因想是我弄菜。這些東西得歸我買。遂走了出來。見朱繼霖已在那裏與醬油店的夥伴說話。叫他送三個錢的鹽。兩個錢的醬油來。張全搶着說道。這東西橫豈天天要用的。又不會壞。叫他多送點來。有什麼要緊。三個錢兩個錢的。像甚麼樣兒。人家也難得跑路。難得記帳。朱繼霖連忙揮手道。你不知道理家。你不要管。復叮嚀那夥伴道。你趕快依我的話送來。日本人極會做生意。不論大小。都是一般的恭敬客人。夥伴雖心中鄙薄朱繼霖。面子上却仍絲毫不露出來。恐得罪了主顧。受東家的叱責。自點頭道謝而去。吾國之商人聽者朱繼霖走到張全房內。笑向張全道。你那裏知道此間商人的狡猾。你買四個錢的鹽。和三個錢的鹽。比一點兒不差多少。這人必是理財科的學生。故能如此精核入微。醬油這東西。有了鹽。本可以不用。不過買一兩個錢。攔在這裏。我去年住這裏的時候。一個人租一所房子。房租每月四元。火食電燈費不過六元。還時時用下。女張全笑道。電燈五燭光。每月五角。一個人火食每月五塊多錢。還可敷衍。祇是那裏得有下女用。哩人家說。妹子有恩客。你難道做下女的恩主嗎。朱繼霖笑道。你們紈袴子。那裏知道此中奧妙。連我也不知道。你不用信。我就用給你。看包你不花一個錢。有下女使。張全笑道。我知道了。你不過巧語花言的。騙隔壁人家的下女使。我也是這般想。這算得甚麼呢。祇落得人家笑話。朱繼霖搖頭笑道。不是不是。任你是個什麼聰明人。也想不出我這樣的法子來。不獨沒有人敢笑話我。還要特別的尊重我。說時眉飛色舞。點點頭拍拍腿。那種得意的樣子。人家見了。必疑他在學校裏畢業試驗。取了第一。張全聽他說得這般神妙。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我也因他說得太神妙。掩卷想了幾點鐘。兀自想不出是個甚麼道理來。便

便下女均法于
難道有胡桃滋
味怕南貨店知
乎

原來朱繼霖是
女天試用下
錢鳴呼人非鬼
錢地豈幽冥狠
食牛頭馬面如
此鬼子品格矣

直罵天下賤
心之筆

笑道。你且說出來。是個甚麼法子。使我也得增長點見識。這樣見識誰也想要增長一點朱繼霖道。我和你說了。你可別告訴人。這法子行的人。一多便不好了。就是。我於今要行。也得從遠處下手。近處。我都使盡了。張全說道。人家側着耳聽。你說法子。你偏要繞着道兒扯東話西的。討人厭。我亦云然。然文心貴曲。作者蓋欲以巧勝人。盤馬彎弓。故不發也朱繼霖道。你急甚麼。我不是在這裏說嗎。你知道往人口雇役所。（上海名薦頭行）請下女。有甚麼規矩。張全道。有甚麼規矩。不過請他紹介下女。如合意。照下女的月薪。提三成給他作手數。料就是不合意。則一錢沒有。朱繼霖點頭道。怎麼才知道能合意哩。張全道。照例先試做三天。朱繼霖拍手笑道。你既知道這規矩。却為何不曉得討便宜哩。你祇想。無論如何懶得做事的下女。到人家試工。沒有個不竭力賣弄。他能幹的。我們趁這時分。地板也得教他抹。廁屋也得教他洗。院子也得教他掃。凡一切粗重的工夫。都不妨在這三天內。教他做盡。等到三天一滿。隨意借件事。將他退了。就是。如過幾天。要是廚房穢了。或衣服破了。又找一個來試做三天。你看。這不是最奧妙的法子嗎。張全聽了。翻着一雙眼睛。睛望着朱繼霖。開口不得。朱繼霖以為他是震驚這法子神妙。顛了顛頭。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笑道。我這種算計。不對人家說。人家必以為我的古怪。有誰敢笑話。張全忍不住說道。虧你還這般得意。你不想想。討下女便宜的人。把自己的身分當作甚麼。我說句你不見怪的話。你也未免太下賤了。朱繼霖聽了。張全的話。反笑道。你這人年紀小。終欠閱歷。我自有的身分。難道討便宜的人。就沒有身分嗎。並且這種事。不是和你同住。死也不得對你說。人家既不知道。我暗中得便宜。與身分有何關係。並且這也要算是居家應有的算計。不復知人間張有廉恥矣張全知道。他鄙畜成性。多說徒傷感情。便不再往下說。次日。胡莊姜清羅福都來了。胡莊進門。便笑道。把我尋死了。

寫朱繼霖像窮
鬼像窮鬼像窮
色相中骨肌形
靈相中骨肌形
雖有善畫莫能
史能出以整暇
毫吃力繪影
繪聲入情入理
其筆墨如鬼斧
神斤不可捉摸

胡莊對張全道
鄉村女兒見了
你倒要小心
點才好意思
淵筆銳有芒

你的郵片又不寫清楚。姜清笑道：「我知道老張搬到這偏僻地方的意思了。張全道：「你說是什麼意思？姜清道：「不過因神田來往的客多，住遠點可以避避，所以他的郵片也不寫清楚。朱繼霖見了姜清，連骨髓都融了，想讓到自己房裏坐。祇見胡莊問道：「老張，你的房間在那裏？張全笑着和姜清說話，引三人到自己房內。朱繼霖也跟了進來。羅福趕着請教朱繼霖的姓名。世間唯有朱繼霖鞠躬致敬的答了復問了。羅福張全笑向羅福道：「你定了地方沒有？」胡莊道：「他今日看了個貨間在四谷檜町，說得很好，明日就得搬去。」問羅福偏用胡莊答此等處書中屢見亦是文章曲折處與張全不啻胡莊之間而笑着和姜清說話，同是一樣筆法。羅福道：「老張，你這房子多少錢一月？」張全說了羅福屈着指頭數了一會道：「我的貨間上了當六疊席子的房間一個月連火食得十五塊，不是上了當嗎？若不是交了定錢，一同住這裏倒好了。你這裏不是還有一間四疊半的房間空着嗎？就是要請下女門口的三疊房，怕不殼下女住。」隨便談來都是後文伏線，留東外史無間文字讀者但細心識之。姜清起身走至四疊房裏一看，道：「這間房緊靠着廚房，光線又不好，怎麼住得？」隨走到廊簷下，觀望胡莊等也跟了出來。姜清道：「市外的風景比市內真好了，祇是夜間有些怕。」賊張全笑道：「什麼倒了霉的賊來偷我們？胡莊笑道：「你却不怕賊偷？鄉村女兒見了你，你倒要小心點才好。」朱繼霖道：「說不怕賊是假的，不過此間人家尚多，夜間警察梭巡得利害，賊不敢來。」就是姜清點點頭，五人又笑談了一會。姜清向胡莊道：「我們去罷。」羅福道：「我首先贊成，我做了被蓋。今天還得去取胡莊道：「我們多走點路，到大久保去上車，免得在新宿等換車，等得心裏燥。」姜清點頭道好。於是三人同拿帽子出來，胡莊拉着張全的手道：「你送我們到停車場，方才尋你這房子實在尋苦了。」張全笑道：「你尋苦了，難道教我賠償你嗎？」小姜說：「我是避客，我倒甚願意戴上這個聲名，免得人家來要我，還腳步張。」

看官記清此時
正是三月將盡

中國男淫日本
女淫以淫遇淫
斯謂同心

朱繼霖所遇與
張全同所不同
者一個有笑緣
一個偏慳緣耳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十四

全笑說着拿帽子戴了。教朱繼霖聽門跟着胡莊等向停車場走來。此時正是三月將盡村中樹木綠陰蓊鬱。加上那淡紅色的夕陽更成了一副絕好的圖畫。張全送三人到了停車場。站在欄干外面等着電車來了。他們上了車。正要轉身回家。忽見由電車內下來了一個女子。因相隔太遠。看不清面貌。但看那衣服之鮮艷。態度之妖嬈。張全已銷了魂。心想這女子肩上的折彷彿還沒有解。（日本女子在二十歲以內者衣之肩上有折）年齡必不大。何不等他出車站門看看面貌。遂仍靠着欄干立住。那女子嬈嬈婷婷的走近身來。張全下死勁的釘了幾眼。真個是秀娟天成。登時心中怦怦的跳了起來。那女子看了張全這種出了神的樣子。又見張全唇紅齒白。也不因不由的送了幾個美盼。張全更是骨軟筋酥。不待思索的跟着那女子便走。那女子知道張全跟在後面。却不敢回頭再看。祇是低着頭向前走。張全見他向來人少的地方走去。以為他有弔自己的意思。但一時還拿不住。不敢冒昧。又走了一會。那女子忽然停了步。回頭向張全瞟了一眼。那一對秋水盈盈的目光恰好與張全的鵲冷淥老打一個照面。那女子登時羞得徹耳根都紅了。張全雖說在風月場中有些微閱。歷到底還算臉嫩。不覺也面紅俯首。再擡頭看時。那女子已輕移緩步的走到一家門首。推開門俯身而入。更不回首。張全緊走了幾步。趕到門首。見門已關上。便就門縫貼着耳聽。那女子進去。喊不揚聲。便知道他是這家的客。還是這家的人。聽了一會沒有聲息。知道是這家的人了。弔膀子之道無他細心而已便擡頭看那門上的牌子上面寫着東條二字。呵原來還是這裏張全看那房子的規模。不小心想這女子弔上了倒還值得看他的情形。不是甚麼難下手的。不過他的家庭祇怕管束他嚴點。不容易到手罷了。既又心想他一個人既能出外。必是沒有十分的管束。這倒不可不一心一意。

閒坐小窗讀周
易不知春去幾
多時寶哥看
樓夢寶哥看
甚雨忘機也
全不知晚來已
近黃昏日忘
機而已

張全想見異
周密兒女
經緯其小
情是爲免
試牛刀爲
病

南華遊戲十
富言北海醉
縱橫義張全
素菜何以餽
魚頭災手灼
以味于政治
之今

的對付他幾天一個人站在門口胡思亂想了許久也忘記自己是站的什麼地方祇覺得漸漸的眼中黑了起來才知道天已暮了連忙回到家中朱繼霖埋怨他道你送客怎的送了這半天我要出外有事等你回來看看你就死也不回來張全道祇許你每天下午出去我送客回來遲了你就有的是話說且問你有甚麼要緊的事非出去不可朱繼霖道我要去洗澡呢太遲了滿澡堂的人臭氣薰薰的張全道此刻正是吃晚飯的時候去洗正好朱繼霖終是悶悶的拿着帕子去了張全走到廚房裏見飯已燒好便弄起菜來心中計算明日早起便去東條門首等候出來見了面當如何咳嗽如何使眼色他若不拒絕便如何挨近他的身走他若不畏避便如何與他說話他若答白便如何問他的家世他若問我便如何的答覆看他的面色若歡喜便如何的引誘他去看活動寫真或去看戲他若肯去則他家庭的管束必不嚴便可強着他同往旅館裏去住夜心中越想越樂想到同往旅館裏去住夜祇覺得一種甚麼氣味鑽鼻透腦而來細嗅之知道是煙這一口煙却把張全冲醒了眼睛有了光便看見鍋裏煮的白菜被那瓦斯燒得他焦頭爛額語妙那裏還說得上是白菜直變成了一鍋黑炭張全急得連忙伸手去拿那鐵鍋的把這一拿却受了大創連掌心的皮都燙起了泡痛得張全眼淚都淌了出來幸有朱繼霖買來壯觀瞻的兩個錢油放在手邊即將他倒在創上賭氣將瓦斯扭息抱着手回到自己房裏坐着。一口一口的氣往掌上吹吹了好半晌朱繼霖才回進門便問張全的弄菜好了沒有張全氣得不答白朱繼霖跑到廚房裏一看祇見滿地是醬油鐵鍋裏還在那裏出烟一時心痛得不可名狀也不知道張全何以弄到這步田地一肚皮沒好氣的跑到張全房裏想發作幾句見張全屈做一團的捧手呻吟便問怎的張全忿忿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十五

人頭身當道其
不使中國額額
鳴頭者無幾矣
嗚呼余欲廢卷

室于怒市于色
還怒也張全灼
怒市色乎然室
而知改斯無過
矣

朱繼霖不畫偏
語是蠢然一物
冰霜裏貶義挾

張全想著鬚遇
朱繼霖等筆墨
最難此等筆墨
東外史能變管
齊下氣呵成
飛揮五絃目送
不飛鴻非五色
龍煊染筆

第二十二章 脈脈含情張生遇艷 盈盈不語朱子銷魂

十六

的道。你說怎的。偏這時候好洗澡。我賭個。呢以後再進廚房弄了菜。不是人。氣極時出語朱繼霖是個想在政界上確有此情景活動的人。怎肯衝撞人。就是剛才說張全回遲了。實在是關係太大。並不是他敢向張全生氣。因見張全有放讓的心思。故回來見了廚房裏痛心的情形。才敢存個想發作幾句的心。不是朱繼霖真有這般勇氣。今見張全如此氣憤。早把那想發作幾句的雄心嚇到九天雲外去了。便彎着腰問張全怎的燙了手。張全也知道自已遷怒得無禮。想將鍋把燙了的話給他聽。忽心想這話說了出來不好笑。嗎怎的一個人弄菜。鍋把會將手燙得這樣哩。並且一鍋白菜怎的會燒得焦炭一般。哩祇得哄小孩子似的說是白菜下了鍋。忽然肚痛得緊。忘記將瓦斯扭息。在廁屋蹲了一刻出來。見白菜燒枯了。急得伸手去拿鍋。所以燙了手。朱繼霖蠢然一物。那裏知道張全的話是信口胡謔的。點點頭回到廚房。從新煮了白菜。教張全吃飯。張全的右手不能握箸。且痛得不可忍。也懶得吃飯。捧着手走到近處。一家小醫院裏去診上了些藥水。覺得好了許多。醫生用布將手裏好。教張全不要下水。張全回家扯開被。便睡。手痛。畧減心思。又飛到東條家去了。張全在這邊房裏想東條朱繼霖在那邊房裏也是想東條。張全想東條是自今日起。朱繼霖想東條就有兩三年了。這東條到底是個什麼女子。哩說起來大約也有人知道他的身世。他的父親叫東條。後籐。新平。做臺灣民政長的時候。他跟在臺灣不知供甚麼職。很積了些財產。平生就是一個女兒。叫東條文子。這文子小時也到過臺灣。不知怎的生性喜歡中國人。十五歲上就被一個同文中學的留學生。弄上破了身子。他的母親雖時時對他說中國人的短處。他祇當作耳邊風。祇是柏木這鄉村地方。中國人住得少。竟找不着一個可通情愫的人。朱繼霖雖算是中國人。祇是那尊範實。在令他難